



尚論編卷之十七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朝三聖並
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時珪為翰林學士言三后並配
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
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召珪
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知出自聖意始退而草詔
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天子制謚于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
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意請令兩制共議從
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

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神宗即位遷
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
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九年拜相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
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
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帝
有疾珪白皇太后立太子是為哲宗

鄒氏泉曰王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閣修瓌麗自
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如論侑享制謚暨
崇奉濮王之議大抵不詭於正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故當時目為三旨相公而又陰忌正
人以濟其患失之謀為史氏所刺譏余為禹玉惜之也

文彥博字寬夫中進士第仁宗寶元中河東關漕使有言彥博
者遂自侍御史命之元昊叛知秦州虜不敢犯貝州王則反明
鎬討之又不克彥博時為參知政事請行旬日賊潰檻則送京
師拜相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冗兵汰為
民者六萬御史唐介劾彥博專權植黨在蜀以奇錦結官掖詔
送臺劾之公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介既貶彥
博亦罷相至和中復入相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
帝暴疾彥博假啟醮留宿殿廬斬告變禁卒破賈昌朝奸謀內
侍武繼隆令司天官言穿六帝疾愈始歸第
不安又令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彥博陰制之
帝疾愈始歸第
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持重衆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詔還
唐介彥博請如中復奏時以為厚德英宗即位自河南召入觀

謂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初仁宗不豫嘗與立儲熙寧中在樞密府論
 市易司監賣菓實損國体歛民怨為王安石所惡力引去元豐
 中拜太尉判河南入朝神宗問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曰此韓
 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加兩鎮節度後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司
 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復起居五年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
 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
 鄒氏泉曰文潞公逮事四朝仁哲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蘇內翰軾嘗對契丹使者曰潞公綜理庶務雖精力少年有
 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此雖用以折虜使而重
 中國然亦足以盡潞公之概矣至於晚節功成退居朝野倚
 重所謂推其有餘足此當世者非耶然自潞公與鄭公相繼

以老憺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皇祐初進士第知武進易長葛以
 不克遂養俱不往仲淹沒始出仕英宗治平中遷侍御史時方
 議濮王典禮純仁請如王珪等議繼與呂誨等更論奏不聽還
 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
 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為權臣矯
 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歷京陝召還
 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願陛
 下圖不見之怨神宗嘉納命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
 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願深究而力行之
 及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憺佞所乘宜

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純仁所上
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
加重貶神宗謂無罪命知河中徙城都轉運以新法不便戒州
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遣使摺摭私事竟坐失察察燕
游左遷後知慶州發常平粟賑饑不待奏報或謗其全活不實
遣使按視民爭輸官使者至已無所負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
農論救甚力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
豐法度純仁謂治道去其泰甚者可也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
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頃燕中書侍郎在位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如故解章傳登紹及諫竟以言蔡
確不宜處以必死地為言者所擊純仁亦力求罷再徙召還復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
仁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蘇軾殿試策問引漢
昭變武帝法度哲宗震怒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
蘇轍壞盡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
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後哲
宗召章惇為相純仁堅求去知穎昌府再徙又上疏申理呂大
防等乞引赦原放忤惇意詆為同罪再貶永州安置時疾失明
聞命怡然就道每戒子弟毋得卜有不平居三年徽宗即位遣
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虛相位以待俄乞歸許養疾疾革以宣
仁后誣謗未明為恨

泉按忠宣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

進易退殊有父風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捨以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已甚余嘗慨熙豐變法太擾元祐攻熙豐太急籍令公之言行於熙豐間必不至紛更之盡申于元祐中則紹聖變復之禍亦不至若是烈也古所稱大臣謀國甚遠者公其人耶

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仁宗時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就廷試以蔭補官歐陽脩薦知禮院議裕享虛東向位以待太祖裁去溫成后廟樂謚陳執中宜曰瑩靈不宜曰恭皆當左右史關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脩起居注侍通英讀廷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疏以為禮制終畢訪大臣論經

史此其時也臣請秉筆以俟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請復職任又言連退錢公輔范鎮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及為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較下清肅時吳克為三司使神宗曰維克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初王安石惡維言保甲事及是又言制舉人孔文仲對策以切直罷歸阿諛苟合將窺隙而進安石益惡之後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曰舉行故事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言蠲租寬逋以救愁苦之民時督青苗錢甚急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有旨体量市場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兩王安石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

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維慶東省踰年有密為讒
愬者紹聖中坐元祐黨均州安置

鄒氏泉曰韓持國史稱其正人服其平余考其行事始則

以好古嗜學安于靜退見知繼則不肯攀附舊恩以進請

卿輔政以東官舊人欲留至於立朝議論多所匡益侃侃不圓

持國之正吾無間然矣所謂平者則有說溫公與持國交最

久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荆公亦與持國雅相善共議國事

始多異同及議者欲廢三經義持國謂當與先儒之說並行

人以此服其平夫龜山氏得程氏正學嘗欲毀三經義按此

必有詭於經傳之旨者乃欲其並行於世後來好異者必盡

取先儒說而弁髦之矣是即新經義獨行也當時人計不到

此遂以是為平嗚呼不知調停之說不可行於經傳也

包拯字希仁宗時舉進士除知建昌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後數

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

之始出自知天長徙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取數拾倍以遺

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為御史時張堯佐除

節度宣撫兩使拯與唐介共論之語甚切諸道轉運加按察使

其奏劾官吏多撫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

按察使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恩又列上唐

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左右以為龜鑑樞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為

之歛手為中丞乞豫建太子為宗廟萬世計時張方平為三司

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初代方平拯又論之初罷而

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罪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上供物特為置場和市外郡民得不困又多釋吏負錢帛械其妻子者仕至樞密副使

泉按孝肅以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小人或有欺之者方公尹京有編民犯法當杖脊更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公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辦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推粹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徙杖坐以沮吏勢公乃不知為吏所賣也小人為姦固難防哉當官馭吏此事不

可不知

吳奎字長文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始奎為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為大理丞疏論輒屠宿衛士而獨留司官楊懷敏仁宗深器之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東左右姦倖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治主名則後來孰敢來告以事是自奎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歸於人事之不和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累遷知制誥奉使契丹歸遇契丹使于塗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致和中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言儲嗣未立致宗祀無本咎罰孰大權開封府豪猾畏斂治聲赫然拜樞密副使神宗立踰月參

知政事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狎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繼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奎竟出知青州

鄒氏泉曰吳長文信有識之士哉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也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它日安石被召魯公亮稱其文學耑業長文又對帝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及安石執政長文之言果驗使當時信長文不大用安石則何至有熙豐之紛擾元祐之黨錮哉

趙抃字閱道進士及第為武安軍推官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而生之通判泗州魯公亮初未識薦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嘗論陳執中王拱辰王德用李淑不職皆罷去吳克吳中復等不宜相繼被逐悉召還又言近日端人正士蔡襄吳奎韓絳等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歐陽脩輩無幾以不能諂事權要今皆求卻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為司諫陳升之副樞密與唐介呂誨

等言其姦邪章二十餘上并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禦之嚴而不苛石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

爭盡力獄以屢空知成都以寬為治有聚為妖祀者刑首惡而釋餘人英宗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問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益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遠衆罔上懇乞去位復知成都治益尚寬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大畫抹荒之術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岷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岷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

鄒氏泉曰清獻公立朝力扶正士極論檢人所至為政善因俗施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總之以惠利為本其它長厚清脩施德循道不能悉數韓魏公嘗稱公真吾人標表諒哉言矣乃平生所大悔恨者俟安石出一事耳安石不出熙豐之民還須救得一半

唐介字子方擢進士第為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詔亟毀去張堯佐如開州其弟之驥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論列殿上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又獨抗言之仁宗論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籠即錦

也緣闕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又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且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大怒言色俱厲時蔡襄脩起立殿陛趨進救之貶青州別駕明日取其奏以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數月起知復州召為侍御史入對帝以不易所守勞之為諫私書至介後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解職為江東轉運時彥博再當國請如吳中復奏召之騏驎父之復知諫院多所論奏以論罷陳升之出英宗初召為御史中丞神宗立拜參知政事數與王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

鄒氏泉曰子方敢言鯁吭逆心直聲動天下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而仁宗亦容之無拂即拂而竄逐猶召用開納其言至英神謂其先朝遺直皆將大用之熙寧間且居政府遭時有為矣然罕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為史氏所少何也夫當子方在政府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天下政一時宰執同列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獨子方屢爭於帝前而帝竟主安石說遂不勝憤未幾疽背死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苦死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閔道苦子方死也嗚呼子方即欲有為獨且柰何哉

馮京字當世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

一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見黜京時為起居注疏言之知
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富弼以京為傲弼京婦弼使
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
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以斷夏人右臂神宗立為御史
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
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
械不治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僥竊名位
者即脫去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
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
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
諸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後知成都府蕃部受盟顧世世為漢藩

召知樞密院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詔時神宗嘉
入朝甚感
人憶哲宗即位自大名改鎮彰德范祖禹薦京宜為樞密時京
已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

鄒氏泉曰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魯宋
庠為名宰相矣乃馮京則為名執政其不倚之操為天子所
稱挹至形之夢寐大都與王宋二公風節相映咸稱不愧科
名云然京之再執政也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
其事業不克建立第記其為郡守時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
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
捷疾一無壅滯故一時貧民懼罪者不知有獄行之苦余特
揭此以示有官者法焉

張方平字安道穎悟絕人凡書一閱不再讀舉茂材異等又中
賢良方正選它日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
試也知諫院夏人寇邊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
從之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
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
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矣時躋其謀拜三司使初
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
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
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夜變帝欲獎張
貴妃扈蹕功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皇妃在而尊貴妃責萃於
公矣執中瞿然而罷知益州蜀賴以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

用兵而蜀多所調發免橫賦四十萬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特倚
重兵以立國信無事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日以塞矣
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悉如其說行之
英宗立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
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
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如
政事後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以為必有覆
舟自焚之禍繼熾也帝憮然王安石弛銅禁錢日耗方平
又極論其害請詔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
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費區方平言之帝怒批牘尾曰慢

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

泉按史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宋綬蔡齊已稱其為天下奇才及兩策制科為仁宗所識俛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乃司馬公當方平執政日獨疏其不協物望不聽至解中丞夫公極非安石之創新法而又不喜忤安石之方平好惡所在固不可測者耶

劉敞字原父舉慶曆進士第二累遷三司使時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敞因對極論之仁宗曰中書惡充京太直耳

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權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它日自鄆州召察在京刑獄請鞠獄一準近格疏給享田上尊號頃自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嘗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佐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積苦眩矍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云

泉按敞為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
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袁盎所笑
此豈事君為容悅者哉又問學淵博文章雄敏如辨異獸食
虎豹者為駁及立馬却坐頃之成九制概可知已敞嘗得先
秦彙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
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嗚呼敞又豈為世俗之
好者耶論者以劉氏家學比於曾氏以為有兩漢之風諒不
虛已

曾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
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以檢討
官通判越州罷酒場錢期盡尤責賦者又諭告屬縣富人自實

粟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歲饑有濟知齊州以疾姦急盜為本
自是外戶不閉徙洪州會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
誅亟歛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知福州時龍
學闕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後至者亦不復取也神宗朝徙明亳滄三州過
闕召見勞問甚寵帝欲合三朝兩朝國史加鞏史館脩撰專典
之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
職於訓詞典約而盡云

泉按史子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
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其行誼可謂至矣及判越知
齊福等州所至威惠並行行政事亦絕人遠甚然負才名久外

徒世頗謂其優蹇不偶史言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為人行
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則申公之視子固
猶溫公之視安道張勃皆余所不可曉也故余於子固姑識
其所不滿於申公於此而於其文章則宗聖譜別有論云
蔡襄字君謨舉進士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尹洙
歐陽脩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譎詩既而仁宗親
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
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言任諫非難聽
諫為難聽難用諫為難并言邪人禦正人之說有三曰好名
曰好進曰彰君過皆所當察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汪襄益任職
論事無所回撓時帝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襄言譬猶病者

既得良醫矣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
効也唐介擊文彥博既貶春州襄言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麒
齋三御史論梁適解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後每
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
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知開封府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
發隱吏不能欺後自泉州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
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立儲時近臣知名者有章幾敗大
事帝聞頗亦疑襄襄乞為杭州以端明學士往襄為文章清道
粹美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
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王素字仲儀旦季子也以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縢以佐邊費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帝常問素曰惟富弼耳素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曰惟富弼耳素曰惟宦官官新置按察類多以刻為明素為淮南轉使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畏而愛之知成都府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

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煩劇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復知渭州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夏人寇邊砦者解去屬羗奉土地來獻熙寧初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故棣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

余靖字安道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試書判拔萃

累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

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黜夷重加譴責且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慶曆中仁宗

銳意欲更天下弊政增置諫官以言得失御書褒姓名除右正言褒感激奮勵遇事輒諫太白犯歲星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

內庭舍利有光將復建塔襄言彼一塔不能自衛靈燄塔何福
可及於民遂止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
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
詐不可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冊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
議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靖為
諫官時嘗劾茹孝標慙端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以作胡語詩
被劾出失勢孝標因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
自得求侍養去分司南京其後委靖經制廣南西路預平儂智
高功又安撫廣西交趾蠻寇邕州者不復出官至工部尚書
宋史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
韓范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

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于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
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
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
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
哉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進士登第為殿中侍御史仁宗時廷臣
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以補闕政苟非職分
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
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充國公主
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請逐主第宦者并劾閣吏嘉祐中宋庠
再登用為漕浮沉固寵晦論之詔罷庠而用陳升之誨又論之

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上疏請蚤建皇嗣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同知諫院英宗不豫都知任守忠數間謀東朝皇太播為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遂論守忠并其黨竄之又言內臣監軍之害罷王昭明四路鈐轄治平三年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及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遂非不忠又與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輿脩皆不報誨等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竟下遷誨知蘄州神宗立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遂上疏劾奏言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

去亂由是生且惟務改作立異于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出知鄧州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遂表求致仕居病困竟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至目已瞑猶靡然起強視以屬君實云

泉按史獻可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石人推其鯁直夫鯁直特獻可舉職事耳未究其為國之心也當其致政之時朝廷之事不閑獻可矣乃猶以身疾喻朝政上之至居病困而神形將離之日猶忍死謂君實曰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乃知其平生鯁直非徒好為指擿人以沽直皆其乃心王室為之也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獻可之屬不虛矣及溫公卒獻可之子由庚挽之以詩有云

尚書 卷十七
地下相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蓋以慰其先人之心云
司馬光字君實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自是
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遷同知諫院初光在并
州仁宗不豫嘗三上章欲帝選宗室為繼嗣及是復面言退復
上疏帝大感動以送中書遂立英宗為皇子時朝政頗姑息光
言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英宗立遇疾慈聖后同聽政光上疏
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
內今攝政之際當信用忠厚如王曾輩疏遠讒諂如羅崇勳輩
則天下服矣帝疾愈光慮必有追隆所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
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
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集議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議成既上與大臣意殊斥去爭臣光請與俱貶神
宗即位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
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
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其非利且言侯景之事可
鑒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
此始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帝欲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時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
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
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

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及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克時居洛十五年矣神宗崩哲宗立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久言光曰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諸不便民者而茶鹽等法皆復其舊獨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而光復得疾禡在元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所言悉聽納拜尚書左僕射詔令

子康扶入對且曰無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及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於物澹然無所好於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再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蔡京擅政撰姦黨碑刻石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詳其竟者鍾其也有在也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

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仕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
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
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
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
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驩欣歌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
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
矣天若祚宋勅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
行元祐之臣固無恙而靖康之變當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
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蘇內翰作溫公神道碑銘畧
曰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卒服為政一年疾病
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也幼嗜學至忘寢食以恩補官登進
士第與歐陽脩為講學之交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判太常
寺時營真宗神御殿公著進以祀無豐昵之義英宗親政加直
學士方追崇濮王詔稱親且班請公著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
王諱不應與七廟同請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請還誨等不
從乞補外出州知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註封司
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
是為有言責者不得進其言也不聽請解銀臺司熙寧中為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安石怒其深切帝
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後召還知審官院未幾

同知樞密院諫止復肉刑夏人幽其主舉兵討之秦晉民力大困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中安撫定州求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公著為朕言之耳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初與司馬光同心輔政釐革弊法禦日光卒獨當國更定科舉法復賢良方正科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後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

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不以私利害動其心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既得志意公著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紹聖以後所削貶入黨籍及紹興初還贈謚大畧與光同鄒氏泉曰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申公與父許公居其二士艷其榮矣與溫叟心輔政盡廢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時頌其功矣乃余所論申公者別有在蓋當時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辨所共爭者惟此其於人主之學視如土梗而不為意乃申公還朝首言人君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此豈諸臣所

能言也又當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老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先儒說一切廢不用而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申公始令禁主司不得於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自是科舉之弊稍革此雖董子尊聞行知罷黜百家之對何以加焉後之論者初不及此乃敢為闡幽之說云

范鎮字景仁薛奎守蜀見鎮愛之館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以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鎮獨不陳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訖無

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召試學

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

學士泥沈約賦讀覺為入聲不知覺可為平聲

也補校勘當時有學者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不辨後知諫院

上疏論民力困弊又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

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体非

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畧不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

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危恐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此天下大

事也即上疏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章累上不報又見上

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

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可奪乃

罷知諫院改知制誥猶歲申前議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及

議追尊濮王鎮時判太常率其屬言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
是旋以草制誤出神宗即位知通進銀臺司主封駁制旨省審
章奏糾擿違滯
多所封還詔書力爭所不當罷者不報即上疏言臣言不行無
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及進拒諫之
計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日
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娛同天節乞隨班上壽遂為令時蘇軾
得罪下臺獄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
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未嘗語人人亦莫為言者拜端明學士且
欲以為門下侍郎卒辭不起封蜀郡公鎮之學本六經口不道
佛老申韓之言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
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百言初神宗時詔鎮與劉

几定樂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鎮致仕後乃請太府銅為
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詔嘉獎下之太常

鄒氏泉曰宋故事首奏名者自陳祈恩雖以吳春卿歐陽永
叔之耿介猶不免矣景仁獨不然彼其一已之得失不以屑
意此其所志者遠矣故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百世議論可
否足以榮辱天下與司馬光相等埒至使士大夫稱之曰君
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若其一則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
一則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或出或處易地皆然又豈可
以功名優劣論哉

蘇軾字子瞻嘉祐中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
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

客曾鞏所為但實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復對制策入三等英宗治平中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後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言知入之道在於責實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神宗悟曰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聞之不悅命推知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又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符堅之獨斷齊桓燕噲之專任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

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政日下軾于其間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再徙湖州上表以謝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等據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安置黃州為團練副使三年神宗欲命軾成國史遂手札移軾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至常神宗崩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不以為然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啟悟後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因請外知杭州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召為翰林承旨復以說請

外再徙揚州召為兵書兼侍讀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
 駕入太廟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伏軾於車中奏之哲
 宗親政乞補外以兩學士端明殿翰林侍讀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既
 行上書言之徽宗立再徙永州更三大赦復朝奉即建中請國
 初卒於常州高宗時贈太師謚文忠軾所成書及集議制詩別見宗聖諸
 宋史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已有頡頏當世賢哲韓富范之
 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既而
 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闕備議論之卓
 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
 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
 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

仁宗初讀軾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
 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
 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蓋
 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固有命與
 蘇軾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復同中制科仁宗春秋高軾慮
 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為切至策入宰相實
 之下等神宗立軾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與陳升之
 領三司條例命軾為之屬軾與論多相悟使議青苗言其不便
 會王廣廉奏青苗散歛與安石意合法遂行軾以書抵安石力
 陳其不可安石怒出之又坐兄軾以詩得罪見謫五年不得調
 哲宗立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

輒所論多不能從惟呂大防略依輒議行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且五年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言舊黨必將找害正人漸復舊法以快私忿疏入調停之說遂已輒又奏言大臣正已平心因弊脩法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所論黃河東移熙河創堡差役之費倍於舊役皆頗中窾而大臣耻過終莫能改是後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用李清臣鄧潤甫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帝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輒諫以為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

降責移循州徽宗立蔡京當國再降再復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終日默坐不復見人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中卒追復端明殿學士孝宗淳熙中謚文定所著書及文集別見宗聖譜

宋史論曰蘇輒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輒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輒寡言鮮怒軾宜若不及至論軾英邁之氣閱肆之文輒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童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崖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夏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輒見之乎

鄭俠字介夫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數

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三往見之問所以聞對曰青苗免復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上安門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兩至於七年之三月人不聊生流民扶携困苦百狀俠悉繪所見為圖并奏疏假稱密急發馬通上之銀臺司既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凡罷法不便者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因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安石上章求去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罪呂惠卿縮言數年成此美政一旦罷廢殆盡相與

環泣帝前於是新法如故讀至此可為痛恨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又為正直邪曲兩軸及書以獻事具通載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獄成議致之死帝曰俠忠誠亦可嘉但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徽宗建中靖國初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

鄒氏泉曰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微呂惠卿鄧綰殃民之法幾于一舉而空之矣至其再奪官之後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窮厄至死而一言一語未嘗忘君此雖大臣猶難之夫當俠時初行試法令安石欲以是超進之又方置脩經局安石欲辟為檢討其有意於俠者數矣乃俠兩辭之正恐一受薦進將不免異同而疇昔效忠之意遂盡也

鳴呼安石不惟負國抑亦負俠矣

王安石字介甫屬文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高竒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有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之語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閣門吏齎勅就付墜拒至避吏于廁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熙寧元年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入對帝問為治何先對曰擇術為先二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卿所設施何元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而海內騷然缺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謀安石求去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言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司馬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諸言者相繼去驟用李定為御史又得曾布信任之三年安石拜相於是呂公著歐陽脩而下安石所藉以立聲譽及薦已者各言新法不便悉排斥不遺力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飢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盡罷

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及鄭俠竄嶺南
事與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
罷知江陵府初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
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然惠卿實欲自
得政忌安石復來又起李士寧獄以傾之絳覺其意密白帝請
召之八年復拜相安石承命即信道來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初寒暑兩民猶怨咨此無庸恤惠卿之出也安石子雱
取御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
訟安石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數惡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
者帝以示安石安石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死
安石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判江寧封舒國公改封荆

泉按荆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
郡縣吏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已耳乃以穿鑿不
經入于虛無牽合臆說作為新義字解謂之時學而春秋一
王之法獨廢而不講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
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耻者謂之時官驅海內士務時
學以時文邀時官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
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鬻歿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
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夫荆公以
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玘之詢朱本其
心豈不欲救人哉顧其術促殺人謂之非其罪不可也
呂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累遷知青城縣韓絳鎮蜀稱其有王

佐才英宗即位命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嚴四方
之望者有五京師大水大防曰此陰陽之沴也即陳主威不立
臣推太盛以下八事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顧私恩而
違公義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熙寧中知華州華嶽摧自山
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元豐初徙永
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哲宗即位推開封府挾
姦者皆遁去元祐初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見哲宗年益壯日
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據乾
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標曰仁祖聖學又推廣祖宗家
法以進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曰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養直不植黨朋與范

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衽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
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至是懇乞避位未幾上官均張商英等
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
誣詆徙安州後章惇聞帝有寄問語繩之愈力紹聖中安置循
州大防與兄大忠及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
一本于古閔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

劉摯字莘老嘉祐中擢甲科令南宮賦絹綿折錢甚重民多破
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
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器異之擢檢正中書默默非所
好也俄為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未及陞對即奏論亳州獄
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又言程昉趙子幾張靚等調發

擢升嚴督之罪過及入見對神宗以不識安石退而上疏以為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且論率錢助役官自雇字顧人有十害
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且劾擊欺誣懷向背擊即條對所難以伸
其說且言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不
報復上疏曰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
衡州哲宗即位擢侍御史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疏蔡確過惡
論章惇無人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立為約束過于煩密擊言非先帝造士之意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
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

元祐初連拜尚書右僕射擊性峭直有氣節觸機輒發不為利
誘威怵與呂大防同相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
實執其柄然持心平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茹東濟傾險
人也陰錄擊答邢恕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以示
鄭雍揚畏交章擊擊箋釋其語以為太后復子明辟上之又為
來之邵等所論斬州居住特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正慮意在
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于色無一語及遷謫意後陷邢
恕之謗條文及補抵恕書章新州安置時章惇蔡卞誣造元
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擊及梁燾等以為擊有廢立之意而
同文館之獄起矣會擊卒蔡京奏不及考驗遂徙擊家屬於英

蘇頌字子容仁宗朝第進士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以平生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穎州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公事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召起居注知制誥秀州判官李定之召也以對新法便民遂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度越常格隳紊法制起倖門矣未敢具草次至大臨亦封還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自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

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元豐初權知開封謂京師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頗嚴鞭朴元祐初遷吏部兼侍讀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及復言之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主意及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以稽留詔命辭位罷元祐故臣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史臣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

甚嚴終以直道愠于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寬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污在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輕重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于黜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死者例不加刑其諸多雅德君子與

傅堯俞字欽之未冠登第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璫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璫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璫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又以内侍李允恭等嬖寵恩倖太過當防之於漸悉劾其失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遷同知諫院英宗

眷遇甚隆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當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臣但見蔡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大臣建言濮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俄命堯俞使契丹比還呂誨等皆以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王安石方變法令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與善謂之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待制諫院處公堯俞曰新法在以為不便安石愠之自是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哲宗立為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

向言編 卷十七 十四
罷者七八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拜中書侍郎卒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

泉按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余因二先生之言而考其事當安石之秉政也不受誘餌與論新法終無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請一切置之使當時或聽其言何至有紹聖讐復之禍也至於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亦鮮矯枉過正之失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可不謂難哉

范祖禹字淳甫幼孤叔祖鎮養育如已子比長閉戶讀書未嘗

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神宗朝登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杜門罕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祖禹上之哲宗立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改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拜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

矣聞禁中覓乳媪相禹以為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
進德變身又乞宣仁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宣仁太后崩祖禹慮
小人乘間害政乃奏言先后有大功大德然群小怨恨亦不少
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
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
蘇軾方且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
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賸軾體祖禹又論
漢唐之亡皆由宦官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
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聽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
者甚衆乃知陝州言者復論祖禹脩神宗實錄詆誣蔡卞王安
石婿也重脩神宗實錄以進故祖禹得罪又據其諫禁中覓乳

媪事連貶徙賓化而卒

泉按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朝廷事則建白是非
區別正邪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
夕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平易明白粲然成文蘇
內翰以為得講師三昧稱為講官第一所進唐鑑十二卷帝
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伊川謂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云

鮮于侁字子駿與唐介同鄉里介稱其名于上官交章論薦侁
盛言李景陽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治婺源惡類
屏跡通判綿州所課贏直一切弗取郡守以下劾之趙抃使蜀
薦于朝神宗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初王安石居金陵

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侂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言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學可用時侂為利州路轉運判官轉運使李瑜定助役緡錢四十萬侂以為民貧地瘠爭之曰半此可矣各以事聞帝是侂議仍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詰其故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疆之凡居利部九年治所去閭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徙京東西路轉運使時王安石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侂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劉放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中召

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為舉吏所累罷主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侂使京東司馬光言于朝曰安得如侂百輩布列天下乎後拜諫議大夫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奏請復罷多所施行柳氏泉曰東坡氏稱侂三難諒哉言矣乃余觀侂別有三難云安石有重名侂獨早識其壞亂天下與呂誨同見幾先一難也蘇軾自胡州赴獄親知皆絕交侂道揚往見或勸焚往來書云且獲罪侂願以忠義分譴二難也當時學者溺安石新義以于進侂獨刻意古經術著書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許而孫復與論春秋亦謂今學者不如三難也元祐中在朝之臣如侂者無幾顧使久居東西京間甫拜諫議遂以疾求

去矣惜哉

劉安在字器之少時持論已有識父航為太僕卿常使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
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為
安世曰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
馬光皆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光卒宣
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為臺諫者公著以安在對擢右正言奏言
自安石秉政以來執政頗與親戚官猶習故態因疏文彥博以
下七人皆耆德耻舊章悖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之人
謂之四凶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隄確在安州嘗遊車蓋亭有詩云喬喬名臣
蘇轍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如何處歎息思公俯安在
碧灣此詩蓋譏臺諫之不諫而處厚釋以指斥東朝云

因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進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
間驩傳官中求乳婢安在上疏諫以為未納后而親女色頽頽
御經幄以益聖學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在爭以為不可不
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連貶安置英州同文館獄
起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會徽宗即位赦凡投荒七年後知真
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宣和中復待制
泉按安世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
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
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
為子孫計安世咲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
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夫安在所受於司馬公

者一誠耳表裏始終純然如一者所謂誠也安世守道抱義
阨窮不變真無負司馬公教哉

鄒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
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
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浩以師道自重之意純仁敬謝元祐中
上疏論事大畧以為中外之百執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
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
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願申救將帥毋徇
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
言陛下之威福下移于近臣願加省察時章惇獨相用事威虐
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

而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
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且辨白麻所言有子及引
永平祥符事體之非乞追停冊禮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
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
復官遷左司諫上疏進退人才惟先恤公議後謹獨斷則可致
治今朝廷之事已異于即位之初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進中書
舍人以帝所繼述者惟神宗更制事又言五朝聖政盛德願稽
考而繼述之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再竄昭州五年始得歸

泉按浩初除諫官恐貴親憂欲固辭毋張曰兒能報國無愧

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龜山過常往省之爾然僅存餘息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夫至死而充然無悔猶念念在君其忠諒矣在乃疑其賣直豈藉口於曾誕之譏乎而不知失曾之意甚矣曾與浩友人也嘗著玉山主人對客問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然未言清此實歸宿處

陳瓘字瑩中中甲科為越州判官守蔡卞蔡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章惇入相瓘在明州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

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時紹述之說盛瓘奏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知衛州徽宗即位召遷左司諫極論蔡卞章惇邢恕等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之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將若公道何明年自知無為軍入樞給事中語子正彙投書于宰相曾布將以決去就布得書大怒信宿出之崇寧中竄柳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下開封制獄併逮瓘尹逼使言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矣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以紹聖史官專據安石目錄以脩裕陵

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時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
改實錄又因竄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此據
錄與宋至是瑾謫台州宰相起遷人石慊知州事朝旨令取索
尊堯副本而慊遂迫脅以死公詰得之因問曰君知尊堯所以
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
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慊慙
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

鄒氏泉曰始蔡京之為翰學也潛姦隱慝方職辭命忠肅公
於是時已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
言已而怙寵妄作公言悉驗於是人始服公為耆蔡云其後
奏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

酷不使一日少安

連竄表廉柳台至

徙告居台五年乃得自便纒

復承事即帝批進欲令再叙一官執政持不行嗚呼小人之
得柄可畏哉

任伯兩字德翁中進士第調清江簿郡守檄使蒞公庫笑曰里
名勝毋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我執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
東濕撫民如傷舊苦多盜然無獲人莫知其故伯兩毆綱州出
境自是外戶不閉召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兩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時曾布當國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伯兩言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時
號亦建不可以不戒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瑾

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尋失號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再徙昌化姦人又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居海上三年而歸

鄒氏泉曰伯兩抗迹疏遠立朝寡援大抵與陳瓘相類而力發章惇京下群姦之罪無少畏忌率亦同之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推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兩不聽抗論益力其與瓘語子正彙投書以決去就不為官爵所餌又何其一也其後竄徙編管厥子咸流海上受禍亦俱最酷幸而龔夬擊逐章惇京下少據陳任之忠憤然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而此二子者顧一竄而不返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

常安民字希古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春試考第一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進士舉為成都府教授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有古良吏之稱元祐初蘇軾解于侁等連章論薦擢鴻臚丞貽宰相呂公著書畧曰今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如以數十人而制千虎然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又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且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慰勉而已始曾以安民數憾章惇意

其附已屢稱之于朝其後所論布之姦於是情有上而排之取
所貽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桓靈它日帝詰之安民曰姦人指
摘臣言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時蔡京為翰林學士安民奏
言京姦辨巧力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
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願陛下早覺悟而逐之董敦逸因
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
遂貶徽宗立朝論欲起為諫官魯布沮之以提舉永興軍路刑
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

鄒氏泉曰安民人虎之喻惴惴焉惧君子不足以勝小人此
薛季昶產祿尤在之慮也蔡京方在翰林其姦未著人多莫
測而安民獨論之此呂獻可腹心為疾之識也柰何公著得

書默然不克引進善類而徽宗於敷逸之奏處詔與安民知
軍遂使群姦相繼用事而在庭忠直之臣動因事斥去蔡京
當國而元祐元符諸賢至刻石端禮衲衣冠塗炭垂三十年
迄於崇寧其禍極矣嗟乎安民之識慮遠矣哉已上各臣

